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景陽岡武
松打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三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詩曰

廷士聲華似孟嘗 有如東閣納賢良 武松雄猛千

夫懼 柴進風流四海揚 自信一身能殺虎 浪言

三碗不過岡 報兄誅嫂真奇特 贏得高名萬古香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跳了火锨

柄引得那漢焦燥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

來誤叫起宋押司此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

跪在地下那里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

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
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今
在此間一年也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
今日却在這里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
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一
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柴進便邀武松坐
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里肯坐謙了半
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
江在燈下看那武松時果然是一條好漢但見

身軀凜凜相貌堂堂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
漆胃脯橫濶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語話軒昂吐千丈凌

此處說
便不難

雲之志氣心雄膽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強如
搗地貔貅臨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間太歲神
當下宋江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甚喜便問武松道二
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
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小弟只
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迤來投迤大官人處躲災避難今
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廝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
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瘧疾不能勾動身回去却
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跣了掀柄吃了那一
驚驚出一身冷汗覺得這病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
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次日

起來柴進安排席面殺羊宰猪管待宋江不在話下過了數日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里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段匹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做三人的稱體衣裳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初來投遞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吃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裡莊客沒一箇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箇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

道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因此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閑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梢棒要行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戴着箇白范陽毡笠兒背上包裹提了桿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弟兄之情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箇送武松待他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三箇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武松見了宋江大喜

說些閑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說道尊兄不必遠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箇小酒店我們吃三鍾了作別三箇來到酒店裡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梢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菜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卓子上三箇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里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裡宋江

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梢棒三箇，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箇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話分兩頭，有詩爲証：

別意悠悠去路長，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殺山中虎，揚得聲名滿四方。

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梢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

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面。此去離那縣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裡面坐下。把梢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碗一雙筋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肚飽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吃。」酒店家去裡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

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釀好吃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吃酒

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吃了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公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裡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來吃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吃得口滑只顧要吃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勾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吃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的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或醉倒了時怎

扶的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里肯將
酒來篩武松焦燥道我又_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爹性發
通教你屋裡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
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大碗酒與武松吃了前後共吃了十
五碗綽了梢棒立起身來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
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梢棒便走酒家赶出來叫
道客官那里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_做甚麼我又不少
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
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
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
性命官司如今杖限打獵捕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兩邊

人民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入結夥成隊于巳午未三箇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箇時辰不許過岡更無單身客人不許白日過岡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的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子聲便真箇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裡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却把鳥大蟲說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

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說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過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

川路 却把忠言當惡言

那酒店裡主人搖著頭自進店裡去了這武松提了梢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成隊過岡勿請自悞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裡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着梢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

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箇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陽谷縣爲這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近來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打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箇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白日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發步再回酒店裡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耻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毡笠兒背在脊梁上將

梢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
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
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
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梢棒一
隻手把胸膛前袒開浪浪跚跚直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
光撻撻大青石把那梢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
只見發起一陣狂風來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樹撮將黃
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
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

松見了叫聲呵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拏那條梢棒石
手裡閃在青石邊那箇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
畧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裡攞將下來武松被那
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
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
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一邊
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却似半天裡起箇霹靂振得那
山岡也動把這鉄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却
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
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
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

起梢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慌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梢棒拆做兩截只拏得一半在手裡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脫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被武松儘氣力納定那里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裡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箇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裡去

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鉄鏈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裡口裡鼻子裡耳朵裡都迸出鮮血來那武松儘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藝半歇兒把大蟲打做一塊却似倘着一箇錦布袋有一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岡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霾日光 燄燄滿川楓葉赤 紛紛遍地草芽黃 觸目晚霞掛林藪 侵入冷霧滿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湧躍逞牙爪 谷口麋鹿皆奔忙 山中狐兔潛踪跡 澗內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覓鬼喪 存孝

遇時心膽強。清河壯士酒未醒。忽在岡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撞着猱猱來撲人。虎來撲人似
山倒。人去迎虎如岩傾。臂腕落時墜飛砲。爪牙
爬處成泥坑。拳頭脚尖如雨點。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污腥風滿松林。散亂毛鬚墜山奄。近看千鈞勢
未休。遠觀八面威風斂。身橫野草錦斑銷。緊閉
雙睛光不閃。

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
打得那大蟲動彈不得。使得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
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棒。擡在手裡。只怕大蟲不死。把
棒擡又打了一回。那大蟲氣都沒了。武松再尋思道。我就

足

有渡

好想人頭
化此之頭
青化此之頭

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裡雙手來提時那里
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疎軟了動擰不得武松
再來青石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
一隻大蟲來時我却怎地鬪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
早却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毡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
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叢中鑽出兩
隻大蟲來武松道呵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罷了只見那兩
箇大蟲於黑影裡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兩箇人
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拼在身上那兩箇人手裡各擎着
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吃了一驚道你那人吃了兇律心豹
子肝獅子腿騰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箇昏黑將夜

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不知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箇是甚麼人那箇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箇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箇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吃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箇捕獵和十數箇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里埋伏却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箇吃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

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着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箇獵戶聽得痴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箇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箇獵戶聽了又驚又喜叫攏那十箇鄉夫來只見這十箇鄉夫都擎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着你兩箇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箇人都在面前兩箇獵戶把武松打殺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肯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箇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

蟲做一堆兒死在那里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箇去報知
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這里五七箇鄉夫自把大蟲縛了
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聞將來先把死
大蟲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箇上
戶家來那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擡到草廳上
却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
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隣郡
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
在岡子那邊酒店吃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
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腳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真乃英雄
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蟲

困乏了要睡大戶便教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迎送縣裡去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羖羊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箇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吃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箇大害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子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吃了一早晨酒食擡出大蟲放在虎牀上衆鄉村上戶都把段段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谷縣知縣相

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箇莊客將乘涼轎來擡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面掛着花紅段疋迎到陽谷縣裡來那陽谷縣人民聽得說一箇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將來盡皆出來看開動了那箇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疊背鬧鬧穰穰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踊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箇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箇漢怎地打的這箇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箇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

都驚的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轎的賞賜錢一千貫賞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箇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谷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本縣做箇都頭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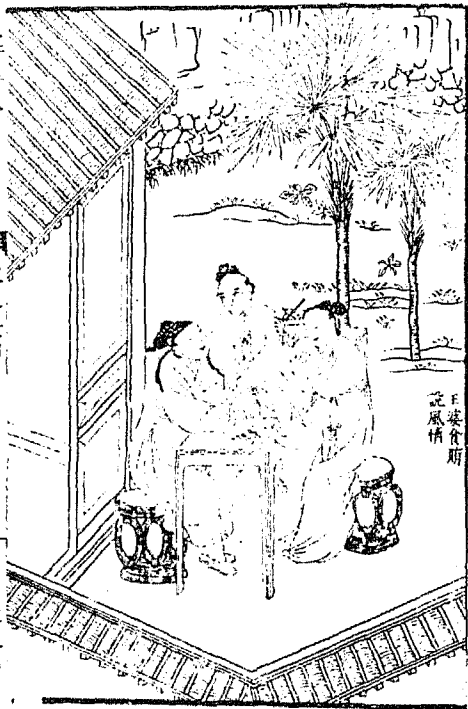
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谷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又過了二三日那一日武松心閑走出縣前來閑翫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箇武松回過頭來看了叫聲阿也你如何却在這裡不是武松見了這箇人有分教陽谷縣裡屍橫血染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寶劍揮時熱血流正是只因酒色忘家國幾見詩書誤好人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人以武松打虎到底有些怯在不如李逵勇猛也此村學究見識如何讀得水滸傳不知此正施羅

二公傳神。處李是爲。毋報仇。不顧性命者。武乃出于一時。不得不如此耳。俗人何足言。此俗人何足言。此。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三 終

王婆食賄
說風情



King's

卷八

鄧哥不念
蘭茶肆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四

第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詩曰

酒色端能誤國邦 由來美色陷忠良 紂四姐已宗
祧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春行處樂 豈知
紅粉笑中鎗 武松已殺貪淫婦 莫向東風怨彼蒼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
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
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里武大道二哥哥
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又怨你又想你武

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如常吃官司教我若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箇月淨辦常教我受苦這箇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箇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没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里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箇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箇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生得猥猥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諢名叫做三寸釘谷樹皮那清河縣裡有一箇大戶人家有箇使女

小名喚做潘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爲那箇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箇大戶以此恨記于心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裡有幾箇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裡尋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獐不會風流這婆娘倒諸般好爲頭的愛偷漢子有詩爲証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蹙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却說那潘金蓮過門之後武大是箇懦弱依本分的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

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箇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裡知縣叅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里武大用手指道只在面前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蘆簾起處一箇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箇叔叔在這里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

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掛起簾子入進裡面
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
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
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堆金山倒玉柱納頭便
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
受禮那婦人道奴家也聽得說道有箇打虎的好漢迎到
縣前奴家也正待要去看一看不想去得太遲了趕不上
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武松看
那婦人時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藏
着風情月意纖腰裊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

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當下那婦人叫武大請武松上樓。主客席裡坐地。三箇人同歸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的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樹皮，三分相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胸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氣力。」說他又不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不想這段因緣，却推在這里。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里幾

細看

日了武松蒼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里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裡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不強似這縣庵贖人安排飲食叔叔便吃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厮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肯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里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却搬在這裡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

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裡住不得搬
來這裡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
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
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
荅不回頭四荅和身轉的人有詩爲証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

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却說潘金蓮言語甚是精細撇清武松道家兄却不道得
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
菜品歸來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
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裡坐地却教我撇

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卽盪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箇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拏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盪酒。那里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吃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那婦人一片引人的心，武大又是箇善弱的人，那里會

管待人那婦人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當日吃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裡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屋請叔叔來家裡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箇不是。」武大道：「大嫂說的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里專望有詩爲証。

可怪金蓮用意深，包藏姪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元

難犯 耿耿清名抵萬金

那婦人情意十分懇懇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裡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箇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裡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釣肯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其理正當你可每日來縣裡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叫箇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裡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裡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箇木匠就樓下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牀裡面放一條卓子安兩箇杌子一箇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

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昏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裡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吃飯休去別處吃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裡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裡那婦人洗手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卓兒食武松是個直性的人倒無安身之處吃了飯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吃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裡撥一箇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箇土兵來使用這廝上鍋上竈地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有詩爲証

武松儀表甚溫柔 阿嫂煙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

裡住 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繁自從武松搬將家裡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餽茶菓請鄰舍吃茶衆鄰舍關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裡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盡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却不見怪有話卽長無

話卽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里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怎見得好雪正是

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却似銀鋪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盡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赶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裡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撩鬪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箇冷冷清清立在一簾兒下看那大雪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
當此際凍住子猷船頃刻樓臺如玉江山銀色相連飛
瓊撒粉漫遙天當時呂蒙正密內嘆無錢

其日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推起
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
入得門來便把毡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
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裡纏
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襖入房裡搭了那婦人便道
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裡
一箇相識請吃早飯却纔又有一個作杯我不奈煩一直
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便好脫了油

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開了。却搬些按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裡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里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吃。」婦人道：「那里等的？」他來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盪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掇條杌子近火邊坐了。卓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擎盞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箇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次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

無一處
不盡

人吃婦人接過酒來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鬟半髲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箇閑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箇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的甚麼曉的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開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只管把閑話說來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攙攬他那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裡拏起火筋簇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

武松
不識
廉恥
爲此
等的
勾當
倘有
些風
吹草
動武
二

擎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膊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筋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分焦燥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看武松焦燥便放了火筋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剝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擗手奪來潑在地下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帶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没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

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收拾了杯盤盞碟。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要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家火。自向厨下去了。有詩爲証。

潑賤操心太不良。貪姪無耻壞綱常。席間尚且求雲雨。反被都頭罵一場。

却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反被搶白一場。武松自在房裡氣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厨下。見老婆雙眼哭的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

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吃他見前後没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傲聲乞隣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則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毡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里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厨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已定叫箇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里宿歇却不說

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湏吃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
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
却做不的這樣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
是了武大那里敢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
引了一箇土兵擎着條匾担逕來房裡收拾了行李便出
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
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
那里敢再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
的罵道却也好只道說是親難轉債人只道一箇親兄
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
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

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
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
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裡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
萬囑分付教不要去攪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
詩爲証

雨意雲情不遂謀 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

離去 骨肉翻令作寇讐

然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却說本縣知縣
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撰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
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恐到京師轉除他處時要
使用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湏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

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湏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
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箇親戚在東京
城裡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倩封書問安則箇只恐途
中不好行湏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
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
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
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
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下知
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箇土兵却
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
直到武大家裡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

坐地叫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廝以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鬟，換些艷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裡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尋處。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箇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箇人來到樓上客位裡，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條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吃酒，那

知人只顧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副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擎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箇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裡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

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
覷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
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話被
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
武大便罵道你這箇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
來欺負老娘我是一箇不帶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
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脰膊上走的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
那等拗不出的鶯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
入屋裡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
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箇也要着地武松笑
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

無不
盡得
人心
乃

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
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
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
時曾不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里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
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
了有詩爲証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
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且說那婦人做出許多奸偽張致那武大武松弟兄兩箇
喫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
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又

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壯土兵。縣衙裡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個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札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谷縣。取路望東京來。在路免不得飢餓渴飲。夜宿曉行。都不在話下。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

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裡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着喪門。開了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們笑。道說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這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他說的話是金子言語。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裡。便開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開了幾場。向後鬧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裡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

好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四陽微煖當日武大將
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簾子也是合當
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簾子邊走過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
婦人正手裡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正却好
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發作回過臉來
看時是個生的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
過爪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
竿深深地道箇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休怪那人
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
請尊便却被這間壁的王婆見了那婆子正在茶局子裏
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打

得正好那人笑道：「是小人不是，冲撞娘子，休怪。」那婦人
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箇肥喏道：「小
人不敢。」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臨動身也圓了七
八遍頭，自搖擺擺踏着八字步去了。有詩爲証：

風日清和漫出遊，
個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肯休。

這婦人自收了簾子，又竿歸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再
說那人姓甚名誰，那里居住。原來只是陽谷縣一箇破落
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箇生藥舖，從小也是一箇奸詐的人，
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放
刁把盞，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他些箇

那人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走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間壁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武大官的妻。」問他怎地？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撒是銀擔子？」李二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

一雙西門慶道倒敢是花腔。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的時。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了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駢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箇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

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閑話相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箇時辰又楚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箇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慢地吃了盞托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箇在屋裡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

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吃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裡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張主一箇便來說不妨若是四頭人也好只是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却好九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覓將來遞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

門前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吃箇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吃坐箇一晚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當晚無事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覷王婆見了道這箇刷子覷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廝會討縣裡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裡納些敗缺原來這箇開茶坊的王婆也是不依本分的端的這婆子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神鎗全仗話三齊口劍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繯男一席話

搬唆捉對解使三重門內女遮麼九級殿中仙玉皇殿
下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
畧施妙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稍用機關教李天王
攔住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
似麻姑須動念教唆得織女害相思調弄得嫦娥尋配
偶

且說這王婆却纔開得門正在茶局子裡生炭整理茶鍋
張見西門慶從早晨在門前趖了幾遭一徑奔入茶房裡
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裡坐了看王婆只做不
看見只顧在茶局裡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呼道
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

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將來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箇茶。」老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老婆道：「他家賣槐蒸河漏子，熱盪盪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箇，不知出去在家？」老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老婆道：「不妨事。」老婆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老婆只在茶局子裡張時冷眼，睃見西門慶又在門前撻過東去，又看一看走轉西。

來又賸一賸走了七八遍。逕走入茶坊裡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個月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着婆子暗暗地喜歡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箇寬煎葉兒茶。』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入門休問茶，枯事觀着客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蹊蹺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的着，時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緊趕，越得頻，以定是記。」

掛着隔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又簾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鬼的一般，只是沒做箇道理入腳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這事成，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要。」

說出來
無味不
淡閑目

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的大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五件俱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克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頗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頗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相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

老母 生教巫女就襄王

刊

西門慶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剗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釐，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箇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情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却來商量。」西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個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

是個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如孫武子教女兵。十提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箇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計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袖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吃。却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厝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去請簡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來我時。此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裡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了若是肯來我這裡做時。却要安排。

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他若說不
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過我家
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到第三日晌
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爲號你便在門前說
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來若是
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
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坐了坐下時便
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
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兜
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裡應答說話時這光便有五
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

兩個施主一個出錢的一個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與
難得這個娘子在這裡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
澆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身便走時不成
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
有六分了我若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
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却難道阻當
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這光
便有七分了我買得東西來擺去卓子上我便道娘子
且收拾生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
和你同卓吃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他只口裡說
要去却不動身時此事又好這光便有八分待他喫

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
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樓。上。關。你。和。他。兩。個。在。
裡。面。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由。我。樓。上。門。不。
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這。一。分。
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
却。不。可。燥。暴。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先。
假。做。把。袖。子。在。卓。上。拂。落。一。雙。筋。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筋。
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答。救。此。事。
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
他。必。然。有。意。這。十。分。事。做。得。成。這。條。計。策。如。何。西。門。慶。聽。
罷。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煙。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

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喫莫便
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圓
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
人將綾綉絹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
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綉絹鋪裡買了綾
綉絹段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裡叫個伴當取包袱包了帶
了五兩碎銀逕送入茶坊裡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
去正是

兩意相交似蜜脾 王婆撮合更稀奇 安排十件候
光事 常取交歡不負期

這王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裡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

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個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頭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紬絹段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

此等就
自一機
可通下

便死來也得好處去久聞得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來
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得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
做了將曆頭去叫人揀箇黃道好日奴便與你動手王婆
道若是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
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個黃道好日老身只
道裁衣不用黃道日子不記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
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
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乾娘不必
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
箇又怕家裡没人看門前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
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復

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裡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裡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做道路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裡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濃濃地點薑茶撒上些松子胡桃遞與這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將出那綾綢絹段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

門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武大人屋裡來看見老婆面
色微紅便問道你那里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壁王
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
呵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件
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攪惱他你明日倘
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
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还
禮時你便只是拏了家來做去還他那婦人聽了當晚無
話有詩爲証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
奸詐 却把婆娘白送人

且說王婆子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
出去了。王婆便覓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裡。取出生活。一而
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吃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
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
吃。」王婆道：「呵呀。那里有這個道理。」老身。及娘子在這里。
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婆子的酒食。不到的吃。傷
了娘子。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
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
地曉事。直頭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這婆子
生怕打攪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
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

被人小意見過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再說王婆安排了
點心請那婦人吃了酒食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
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
了便走過後頭來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下
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
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那婦人看看
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裹了頂新頭
巾穿了一套整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逕投
這紫石街來到得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
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
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

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人。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裡。看。着。那。婦。人。道。這。個。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這。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箇。喏。那。婦。人。慌。忙。應。道。是。是。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却。借。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足。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

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些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人又會撰錢又且好性格真箇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里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獵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個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箇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

時開着個生藥舖在縣前家裡錢過北斗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啗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有詩爲証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姪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箇吃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西門慶心裡瞧科已知有五分丁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

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一者緣法。二乃來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備辦些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裡說。却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便去那婦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著那婦人。這婆娘也把眼偷睨。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

了些見成的肥鷄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裡卓子上看着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喫一杯見酒那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卓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擎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謝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爲証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奸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

司馬 西門慶亦偶金蓮

可笑

却說那婦人接酒在手那西門慶擎起筋來道乾娘替我

勸娘子請些個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那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道小人痴長五歲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便揷口道好箇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線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裡枉有許多那里討一箇趕得上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湏好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恁地家無主屋倒豎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

恁地時。死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徵未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歿了。已得三年。家裡的事。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毆氣。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此娘子。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取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多時。王婆道。若有這般中的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

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里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裡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晚這粉頭時三鍾酒落肚閑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吃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和大官人吃老身直

去縣前那家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歌兒擔閣那婦人口。裡說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出到房門前便把索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手裡一頭續着緒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裡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卓上一拂把那雙筋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筋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脚兒正趂在筋邊西門慶且不拾筋便去那婦人綉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唆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當時兩個就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正似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
甘同心帶結將朱唇緊貼把粉面斜偎羅襪高挑月膊
上露一彎新月金釵倒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
山博弄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
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
櫻桃口呀呀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
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偕真實偷期滋味
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
入來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
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

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圓身便走。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個西門慶道乾娘低聲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你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吃幾杯酒已是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廝將歸家奴自回去便趁過後門歸家先去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只說

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裡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計。」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楚過王婆家裡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有詩爲証：

好事從來不出門，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暗與西門作細君。

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

止有一箇老爹那小厮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賞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遠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裡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你小孩兒家只顧撞人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奔入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綰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

哥你來這里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箇便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要。」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裡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道：「舍烏糊猴，我屋裡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乾娘不要獨吃自呵。」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開絲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裡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

發作那婆子吃了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
舍烏。糊。條。也。來。老。娘。屋。裡。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糊。條。
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
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糊。條。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
你。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
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
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
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裡。罵。道。
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提。
了。籃。兒。逕。奔。去。尋。這。箇。人。不。是。鄆。哥。來。尋。這。箇。人。却。正。是。
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險。道。神。脫。了。衣。冠。小。鄆。哥。

尋出患害畢竟這鄆哥尋甚麼人且聽下面分解

李生曰說淫婦便象箇淫婦說烈漢便象箇烈漢說呆子便象箇呆子說馬泊六便象箇馬泊六說小猴子便象箇小猴子但覺讀一過分明淫婦烈漢呆子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婦烈漢呆子馬泊六小猴子聲音在耳不知有所謂語言文字也何物文人有此肺腸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間無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四